

青春的姿态

王子潇

是需要被照顾的年纪。

然而,对于听着流行音乐、伴随互联网长大的“90后”而言,人们眼中的“自我”和“个性”,只是这代人表面的标签,那发自内心的浓浓爱国之情,那敢闯敢拼、不畏艰险的担当精神,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代人。在关键时刻,他们一样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凉山森林火灾中,面对蔓延的烈火,24位“90后”消防战士迎难而上、坚定逆行,用生命诠释不辱使命、勇毅担当的火热青春;在荒凉山区、贫困村镇,“90后”驻村干部奔忙于脱贫一线,为乡亲们脱贫出谋划策;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,4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里,12000多名是“90后”,甚至很多是“95后”,他们披坚执锐,逆行出征,只为救助更多患者,不负医者使命……这些“90后”们用行动证明,自己是靠得住、顶得上、不惧风雨、勇挑重担的青年一代,恰如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“90后”党员的回信中所说,“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,是堪当大任的!”

刀在石上磨,人在事上练。不经现实砥砺,未受风雨洗礼,便难以收获淬火成钢、破茧成蝶的坚实成长。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去,积极寻找磨砺自己的机会,在祖国需要的地方书写壮丽青春,正成为当代青年的普遍共识。北大学生宋玺,剪掉长发穿戎装,每天坚持高负荷训练,作为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加入中国海军第二十五批护航编队,赴亚丁湾、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,展现当代巾帼的飒爽英姿;年轻小伙秦世冬,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广西,主动申请到基层担任驻村第一书记,入户走访调研、强化基层党建,与村民打成一片、融为一体,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,摘掉贫困帽。在边陲哨所、贫困山村、抗疫一线……“80后”“90后”,甚至“00后”,正以昂扬的姿态奔向火热一线,如烈火试真金,努力锻造自己。“其实,最重要的不是‘几〇后’,而是‘努力后’‘奋斗后’,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能够为国家作贡献、为人民服务,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。”这是一位年轻党员的铮铮话语,也是广大中国青年的真实心声。

与其说青春是一种年龄阶段,不如说青春是一种拼搏奋进、勇于担当的精神状态。对于奋斗不息、心怀使命的人来说,青春从未流逝。前不久一条钟南山院士为袁隆平院士颁奖的视频,引得无数人动容。人们称他们为别样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,称他们为“医食无忧”组合。这是因为,他们虽年事已高,但是为了群众的生命健康、粮食安全,仍然辛劳奔波、奋斗不止。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,钟南山院士连夜奔赴武汉。84岁的他,依旧征战一线,只因有着心系百姓、救死扶伤的使命担当,奔波的脚步留下执着向前的足迹,那是别样“80后”的奋斗印记。袁隆平院士,躬背之年自我调侃是“90后”,不仅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,更始终怀着“禾下乘凉、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”的梦想,“为了实现这个梦,我们一直在努力”。逐梦路上,永远是青春的身影,这份一心为民、坚定拼搏的担当精神,任时光流转,也终不褪色。

如果青春有模样,那最美的模样,当是勇于担当、奋力向前的姿态。愿这份青春的姿态,能伴你我到永远。

在每一个人的印象里,“90后”与“担当”二字还难以画等号。“他们还是孩子”“他们还太年轻”……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听到。在现实生活里,“80后”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甚至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与“80后”相比,“90后”似乎还略显稚嫩。最年长的刚及而立,最幼的方才二十出头,在前辈人眼中,仍

金台随感



草木札记

徐鲁

芭茅

鄂东南金竹尖一带的乡亲,把漫山遍野的芭茅草叫作“芒竿草”或“霸王草”。

芭茅的生命力十分顽强,即使是在土壤瘠薄的山岭上,也能旺盛地生长和开花。芭茅的根茎在地下横走,四处蔓延,皮实的根会扎得很牢固,相互纠缠成网状;每一根细长的茅根,都像坚韧的竹节一样。芭茅草一丛丛、一片片地生长,有芭茅草生长的地方,其他生性娇弱的草木只好退避三舍。这样说来,芭茅真是霸气十足,叫它们“霸王草”,也是名符其实。

鄂东南民间还有芭茅养虎的说法。意思是说,高高的、密匝匝的芭茅草丛,是老虎和山豹们卧荒藏身的好地方。现在,金竹尖的山岭间已经没有了老虎和山豹的踪影,但是,一丛丛、一片片坚韧的芭茅,年年回黄转绿,枯而复荣。尤其是到了深秋时节,金竹尖山岭上的一草一木,都被晒染得金黄和通红。这时候,芭茅的茎叶也被阳光晒得像干透了一样,宝剑似的秸秆和叶穗,森严地挺立在深秋的山岭上,仿佛在用绝不屈服的身姿和风骨,宣示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

学者马一浮老先生写过这样一联名句:“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。”我总觉得,这是蕴含着中国人的乡愁,也寄托着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的诗句。

在晴朗的深秋里,芭茅的一秆秆、一团团花穗变得洁白如云;在绯色的晚霞里,它的每一枝花穗,又像点燃的火炬,照耀着茫茫暮阜山脉、金竹尖山岭下,这片曾是“鄂东南革命根据地”的红色大地。

乌柏

美丽的乌柏树,总是与一道道河湾不离不弃。

英山县是坐落在大别山脚下、属于鄂东山区的一个小山城。县城外有一条南北走向清凌凌的河流,名叫西河,

发源于大别山主峰天堂寨。自古以来,英山就有“西河十八湾”的说法,意思是说,西河自深山蜿蜒流来,一路多的是河谷和河湾。我多次去过英山,有时会特意跑到西河岸边,只为去看一看那些形姿美丽的乌柏树。

我从没看到过别的地方,像英山的西河两岸长着这么多乌柏树。初夏的时候,乌柏树的菱形叶子郁郁青青,闪着蜡光。一些老乌柏树,看上去就像一把把撑开在河边的大绿伞,可供来来往往的挑夫、砍柴人、摆渡人、拖毛竹的人以及挑着担子做点小买卖的人,歇歇脚、乘乘凉。

乌柏满树的叶子,一到秋天就会变成深红色、橙黄色或琥珀色,霜降之后,有些叶子会变得比深秋的枫叶还要红艳和俊美。因此,画中国画的画家们常常把乌柏树影画进画里。古代的诗人也写下不少赞美乌柏树的诗句,如:“梧叶新黄柿叶红,更兼乌柏与丹枫。只言山色秋萧索,绣出西湖三四峰。”(宋代杨万里)“乌柏赤于枫,园林九月中。”(宋代陆游)“家住枫林罕见枫,晚秋闲步夕阳中。此间好景无人识,乌柏经霜满树红。”(清代徐定超)

秋天时,乌柏树会结出一串串乌柏果,也叫白蜡果。当地乡亲把乌柏树也叫蜡子树,因为乌柏籽的外面,包着一层白蜡。

乌柏树长在河边,好像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处,它能给河里的鱼儿治病。不知是乌柏的树叶还是叶子,或是果实里,含有某种药性,树叶飘下来,果实落下来,掉进河水里,鱼儿吃到了,就不会得病。神奇的大自然,总是有一种看不见的治愈力。

乌柏树除了有美观的形姿、给鱼儿治病的药性,它身上的乌柏蜡,可以做肥皂、胶片、蜡纸的原料,从乌柏的种子里榨出的清油,是制造高级喷漆的原料。

无论是在大别山下的西河两岸,还是在湘鄂赣一带的乡村,很多河边都能看到乌柏树的身影。那里的乡亲,也对乌柏树怀着深深的感恩情意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在这些地方得到了真实的体现。

茱萸

唐代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一诗中写道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古人过重阳节,有佩插茱萸、赏菊、登高望远的习俗。佩插起来,其中每一个习俗,都是独特的“中国故事”。

茱萸,又叫越椒、山茱萸、食茱萸或吴茱萸,是属于茜香科的一种落叶小乔木。茱萸树可以长到半人高,春天里开紫红色的小花朵,秋天结出枣红色的小果实。屈原在《离骚》里写到了它:“椒专佞以慢怙兮,椒又欲充夫佩带。”这里的“椒”是花椒,“椒”是茱萸。诗人是在以这些各具特性的植物,比喻不同类型的人物。

茱萸是香草和香料,也是药材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说:“吴茱、食茱乃一类二种。茱萸取吴地者入药,故名吴茱萸。”茱萸的小核果气息芬芳,能治寒驱毒,可除虫防蛀,民间还认为它能“避邪”。所以,重阳节佩插茱萸,有祛毒、避邪的作用。

记得在农村,每年秋收农活差不多要忙完的时候,也正是山茱萸、野柿子、野酸枣和各种野生植物的块根成熟的季节。乡村的孩子一放学就纷纷上山采集野果,挖取各种药材块根。我们把这叫做“小秋收”。大自然是慷慨的,土地的胸怀是广阔的,不会亏待每一分努力。哪怕是一个孩子,只要有艰辛的付出,就能得到小小的却实实在在的收获。

慈竹

一个春天里,我在四川广安协兴镇住了好几天。我去的那年,从华中地区驶往重庆去的火车,一般是在黎明来临之前到达广安站。我在广安下车后,坐上一辆小巴,车开到协兴坝上时,天刚蒙蒙亮,川东坝上的人家都还没有醒来。

坝子上看上去是那么宁静。千百

年来,农家人在这个竹木遮掩、炊烟袅袅的地方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在一处小院落的屋前屋后,长满了一丛丛秀丽、细长的竹子。这些竹子,和我平日见到的挺拔的翠竹、粗大的楠竹都不同,每一棵竹子的竹竿比较细,竹梢都向下低弯着。我问一位老人,这是什么竹子?他告诉我,这叫钓鱼竹。的确,每根竹子很像人们垂钓时,有一头正下垂到水面的鱼竿。

钓鱼竹显然不是学名。我继续询问,才弄明白,这种竹子通常的名字叫慈竹,也叫茨竹。川东还有一些地方叫它们笠竹,看上去确实像一笠一笠的。

慈竹一般会长到十米左右的高度,越到顶端越是细长,然后变成了弧形,竹梢弯曲和下垂着。因为都是丛生的,所以也有叫它们从竹的。一丛竹子,总是细细密密地拥挤在一起,小的一丛有几十根,大的一丛可以有几百根。

笠竹、从竹这样的名字比较好理解,都是从形态上讲的。但是为什么会叫慈竹呢?原来,当地人认为,慈竹的新竹和旧竹紧密集结在一起,高低相倚,就像老少相依,子孝母慈,不离不弃,所以称它们为慈竹。这个名字里,寄托着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伦理。

被列为“初唐四杰”之首的诗人王勃写过一篇《慈竹赋》,其中写道:“广汉山谷,有竹名慈。生必向内,示不离本。修茎巨叶,攒根查抵。丛之大者,或至百千株焉,而攒结逾乎咫尺……若乃宗生族茂,天长久。”王勃二十岁时从长安启程入蜀,在四川各地游历,《慈竹赋》就是这时候写下的。

除了道德伦理和精神上的象征意味,慈竹也像别的竹子一样,为人类奉献了自己的一切。无论是川东还是川西坝子上,人们经常看见的竹器用品,大都是慈竹的功劳。慈竹的篾片和篾条很柔软也很坚韧,像箕箕、簸箕、筛筛、筲箕、背篓、菜篮,还有凉席、晒簾、摇篮什么的,慈竹的篾片都能担当。川东农家过去盖竹屋、草房时,喜欢用慈竹竿和竹片扎架,也会把坚韧的、捣碎的竹筒搅拌进黏土和石灰里,作为砌屋和粉墙的材料。

制图:张芳曼

熟悉的声音

何佳

从来没有想过,会对声音如此敏感和渴望。

宅在家里的那些日子,每天从窗外传来社区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喇叭声,上午和下午,由远及近地响起来,又逐渐远去。还有哨声,是紧邻小区的消防队发出来的,每天早上6点多钟响起,7点多的时候还要再响一次,高亢嘹亮。应对疫情以来,每当听到这些按时响起的声音,就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安心,让我焦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。

我渴望着更多声音。向每一缕吹进窗内的风儿问好,下雨的时候,与窗前的每一滴雨交谈。我家二楼和顶楼种了花草和蔬菜。常有很多鸟儿光临,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,我也听得如痴如醉。有些菜起苔开花了,菜花招来不少蜜蜂,它们嗡嗡地鸣唱着采蜜。菜地里培育了南瓜、冬瓜、丝瓜,还种了四季豆和豇豆。一场春雨后,果蔬纷纷发芽。刚冒出土的小豆芽,像举起的小拳头,充满着生命的力

量,我仿佛能听到它们生长的声音。柑橘树、葡萄树上缀满小果子,像一串小铃铛。花盆里的花也长得很好,月季花、绣球花的花枝上,有很多花蕾,有的已经打开,有的还在苞里。小小的、翠绿的、粉红的,一嘟噜一嘟噜的花蕾,仿佛在交谈。

宅家两个多月后,我第一次上街。各种声音一起朝我耳边涌来:火锅店烫锅咕咕冒泡的声音,店铺伙计的吆喝声,挑橘子卖的果农与顾客讨价还价的声音,路边小摊上铁铲在锅里翻动油炸三角耙的声音……也有相互打气鼓劲的声音:“生意清冷只是暂时的,哥子稳起,雄起!”

“大家都稳起,雄起!”最喧闹的是高笋塘广场。茶馆老板吆喝:“东边客西边客,东西南北四方客,请进店里把脚歇——”卖汤圆的吆喝:“叮倒起看倒起,醪糟汤圆炒米糖开水烫背呀——”

这些热闹的、有人气的、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。我如饥似渴地倾听着这

些久违而亲切的声音,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一天多么的来之不易啊!

春意越来越浓,好消息也渐渐多起来。我在网上购置了一些果树苗,趁一个下雨天,与两个弟弟相约回老家栽果树。老家在重庆境内的燕山乡泉水村。以前回老家,要开三个多小时车。现在高速公路从老家门口过,开车半小时就进入燕山乡。车在青山绿水中穿行,空气清新,景色秀美。

出城时还是小雨,路上渐渐下大了,这是立春之后下得比较大的一场春雨,对庄稼来说,这是一场喜雨。到了老家,正是午饭时间,远远近近的乡村房舍飘起了袅袅炊烟。亲戚们都争着请吃饭,招呼的声音里透着真情实意。我们不想给亲戚添麻烦,出发前已准备好一些熟食。又到亲戚家地里拔些蔬菜,然后在大兄弟家闲置的厨房里,自己动手做起饭菜来。伴随着屋后泉水涌出的咕咕声,屋下燕儿的呢喃声,一桌饭菜很快做好。那满满一桌土生土长的新鲜蔬菜,仿佛让人

听到乡村深处生机勃勃的声音,一时食欲大增。

正是麦苗青、青菜花黄的季节。午饭后我上田野里走一走,一边采摘野菜,一边聆听声音。水从一丘一丘的田坎翻出来,又一丘一丘往下流。流动的声音急促而不可阻挡。河开、地开、眉开,清朗之气上升,我仿佛听见大地粗犷地呼出一口气,从呼吸的声音里听见澎湃的力量。

地气升涌,心气复元。大地变得松软又湿润,水塘里的水一波波地往上鼓涌,鲜活而润泽。顶着斗笠披着蓑衣的农人,手拿锄头在培护田坎。干裂的田坎,趁着春雨要培护结实。大水牛正在水田里打滚。老牛大概知道,大地生机盎然,盼望多日的鲜嫩将来到嘴边。有农人在修理犁头和锄头,为春耕作准备,吱吱嘎嘎的声音格外动人。正是下种的好季节,大地的脉管里仿佛也传出躁动和雷响声,源源不断地涌现能量。这些声音恰似青山起春雷,又如天公重抖擞。我心爱的土地正在生机勃勃!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大地